

马克·吐温

# 汤姆·索亚历险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Mark Twain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

据 Mark Twain's Works, The Author's National Edition (Harper and Brothers, New York) 译出。

**汤姆·索亚历险记**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山 西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重 印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7,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3}{4}$  插页 3

1955年8月北京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2版

1976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

---

书号 10019·399 定价 0.65元

## 出版说明

马克·吐温(1835—191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幽默、讽刺作家。他的作品思想内容丰富，并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马克·吐温一生经历了美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阶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随着美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加剧而逐渐深刻。他在将近五十年的创作生活中，曾经用小说、游记、政论、杂文和演说等形式，反映了美国普通人民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幻想的破灭，揭露了美国“自由”和“民主”的虚伪、政治生活的黑暗腐败、教会的伪善和种族歧视，在后期著作中还批判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政策。马克·吐温早期作品的基调乐观，幽默，轻快；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他的创作进入了较成熟阶段，作品中讽刺和批判的成份也就增多。

《汤姆·索亚历险记》是一部儿童历险小说，发表于1876年。作者写这部书时已感到美国社会现实的可悲，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找不到愉快的题材，就转向南北战争的岁月，描写童年时代的生活。这本书故事动人，情节紧凑，而且有严肃的含意。故事主要写一个叫汤姆·索亚的小学生厌恶枯燥的课程、骗人的教义和死板庸俗的生活环境，因而追求传奇、冒险的生活。小说通过汤姆生活中一系列情节，批判了资产阶级儿童教育的清规戒律。小说的时代虽在南北战争前，写的虽是圣彼得堡小镇，但该镇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缩影。作者以幽默的笔触，通过对  
比和夸张的手法，深刻地讽刺了小市民的庸俗、保守、贪婪以及资  
产阶级道德和宗教的虚伪。这部小说的心理描写比较细致，这是  
马克·吐温艺术创作上一个新的发展。小说的不足之处是以汤姆  
和其好友哈克发现强盗的藏金告终，这就落入了迎合小市民幻想  
发财致富口味的通俗小说俗套。

编 者

1978年3月

## 目 次

小 引 .....	1
第 一 章 湯姆貪玩好斗、东躲西藏 .....	1
第 二 章 光榮的刷牆手 .....	10
第 三 章 忙于打仗和恋爱 .....	17
第 四 章 在主日学校大出风头 .....	23
第 五 章 老虎鉗甲虫和它作弄的对象 .....	35
第 六 章 湯姆和貝奇相識 .....	41
第 七 章 跑扁虱和伤心事 .....	54
第 八 章 当个大胆的海盗 .....	61
第 九 章 坟場上的惨剧 .....	66
第 十 章 狗嘔的不祥之兆 .....	74
第 十一 章 良心的譴責折磨着湯姆 .....	81
第 十二 章 猫和除煩解痛藥 .....	86
第 十三 章 海盜帮乘船出发 .....	92
第 十四 章 快活的海盗露营地 .....	100
第 十五 章 湯姆偷偷地回家探望 .....	106
第 十六 章 初学抽烟——“我的小刀不見了” .....	111
第 十七 章 海盜們參加自己的喪禮 .....	121

第十八章	湯姆透露他做梦的秘密.....	125
第十九章	“我没有想一想”的恶作剧.....	135
第二十章	湯姆替貝奇挨了惩罚.....	138
第二十一章	口才的练习和校长的金漆脑袋.....	143
第二十二章	哈克·費恩引用“圣經”.....	150
第二十三章	莫夫·波特得救.....	154
第二十四章	白天风头十足，夜里提心吊胆.....	161
第二十五章	寻找宝藏.....	162
第二十六章	真正的強盜找到了一箱黃金.....	171
第二十七章	战战兢兢的追踪.....	180
第二十八章	印江·乔埃的巢穴.....	184
第二十九章	哈克救了寡妇.....	188
第三十章	湯姆和貝奇在洞里.....	196
第三十一章	找着之后又失踪了.....	206
第三十二章	“快出来！找到他們了！”.....	216
第三十三章	印江·乔埃的命运 .....	219
第三十四章	成堆的黃金.....	231
第三十五章	体面的哈克加入了強盜帮.....	234
尾    声	.....	240

# 第一章

## 湯姆貪玩好斗、東躲西藏

“湯姆！”

沒有回答。

“湯姆！”

沒有回答。

“这孩子是怎么搞的，咦？湯姆你这冤孽呀！”

沒有回答。

老太太把她的眼鏡拉到眼睛底下，从鏡片上面向屋子里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她又把眼鏡弄到眼睛上面，从眼鏡底下往外看。象一个小孩这么小的家伙，她很少甚至从来就不戴正了眼鏡去找。这副眼鏡是很講究的，也是她很得意的东西，她配这副眼鏡是为了“派头”，而不是为了实用——她看东西的时候，哪怕戴上两块火爐盖，也一样看得清楚。她一时显得有点不知如何是好，随后就說：

“好吧，我赌咒，我要是抓住你，我可就要……”声音并不很凶，可还是足够讓桌椅板凳听得清楚。

她那句話沒有說完，因为这时候她正在弯下腰去，拿笤帚在床

底下拔，所以她需要喘一口气拔一下才行。結果她却除了猫儿而外，什么也沒有弄出来。

“我从来沒見過比这孩子更淘氣的！”

她又走到敞开的門口，站在門洞里，向她那滿园子的西紅柿梗和曼陀罗草当中搜寻。还是沒有找到湯姆。于是她就抬起头来，特意向着远处高声地嚷道：

“湯姆你——这——冤孽呀！”

她背后有一陣輕微的响声，她一轉身，恰好抓住了一个小孩的短上衣的衣角，叫他逃跑不掉。

“哈！我本該想到那个小套間里的。你上那里面干什么來着？”

“沒干什么。”

“沒干什么！瞧你那双手。瞧你的嘴。那是什么猪食？”

“我不知道，阿姨。”

“哼，我可知道呀。那是果酱——准沒錯。我給你說过足有四十回了，你要是再动我那果酱，我就要剥你的皮。快把鞭子拿过来。”

鞭子在空中搖晃——簡直是危急万分——

“哎呀！您往背后瞧瞧，阿姨！”

老太太以为真有什么危险，連忙轉过身去，撩起裙子，閃到一边。那孩子馬上就一溜烟逃跑了，他爬上那高高的木板圍牆，一翻过去就不見了。

他的姨媽大吃一惊，站了一会，随后就小声地笑起来。

“这該死的孩子，我怎么老是弄不清他这套把戏？他象这样給我开玩笑，实在也开得够多的了，难道我現在还不應該提防他嗎？可是老糊塗才是最大的糊塗蛋。俗話說得好，老狗學不会新把戏。可是天哪，他要的花头從來沒有两天是一样的，誰猜得到他的鬼主意？他好象是知道他可以把我折磨多久，才会叫我冒火，他也知道

他只要能想个办法把我哄过一会，惹得我笑一陣，就什么事都过去了，我也就不能揍他一頓。我对这孩子沒有尽到我的責任，这是实在話，一点也不錯。‘聖經’上說得好，孩子不打不成材。我明知这样慣壞了他，對我們俩都越來越加重了罪過和苦痛。他整个儿讓魔鬼迷住了，可是哎呀！这可怜的孩子，他是我亲姐姐的儿，不知怎么的，我老是不忍心揍他。我每次饒了他，良心上又很难受，打他一次，又覺得有点兒心疼。算了吧，算了吧，‘聖經’上說得好，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sup>①</sup>，我看這話一点也不假。今天下午他又要逃學了，明天我非得叫他干点活，罰他一下不行。一到星期六，別的孩子們都放假了，叫他干活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他恨透了干活，比什么事还恨得厉害，我可不能不对他尽我的一份責任，要不然我就会把这孩子毀了。”

湯姆果然逃了学，而且玩得很痛快。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只勉強赶上了給那小黑孩子吉姆帮帮忙，在晚飯前鋸第二天用的柴火，劈些发火柴——至少他算是赶上了时候，还来得及把他所干的那些事情說給吉姆听，工作可是吉姆干了四分之三。湯姆的弟弟（其实是异母兄弟）席德已經干完了他那一部分工作（拾碎木片），因为他是个很乖的孩子，一點也沒有荒唐和搗蛋的习惯。

湯姆吃晚飯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偷糖吃，这时候波莉阿姨問他一些問題，話里充滿了詭計，而且奧妙得很——因为她要要点圈套，引着他招供出一些对他自己不利的實話。她也象其他的許多心地單純的人一样，頗有一种自負的心理，总觉得自己賦有天才，特別会耍狡猾和詭秘的手腕，一心以为她那些极容易讓人猜透的花样都是些聰明透頂的杰作。她說：

---

① 見“舊約”“約伯記”第十四章第一节。

“湯姆，学校里相当热吧，是不是？”

“是呀，阿姨。”

“热得厉害吧，是不是？”

“是呀，阿姨。”

“你是不是想去游水来着，湯姆？”

湯姆心里突然感觉到一陣惊慌——他不由得有点儿不安和怀疑。他察看波莉阿姨的脸色，可是并没有看出什么来。所以他就說：

“沒有，阿姨——呃，并沒怎么想去。”

老太太伸出手去，摸摸湯姆的衬衫，一面說：

“可是你現在并不太热了吧，我想。”她发现衬衫是干的，她覺得誰也不知道她的用意正是要弄清楚这一点，所以这使她一想起就很得意。可是她尽管是这么想，湯姆可猜透了她的心思。所以他就先來了一著，預防老太太其次的一步：

“我們有些人在抽水机那兒往头上打水玩來着——我头上这时候还是湿的哩。您看見嗎？”

波莉阿姨心里一想，她居然沒有注意到这个附带的証据，以致又错过了一个好机会，不免有些懊恼。随后她又灵机一动，出了个新的主意：

“湯姆，你往头上打水的时候，用不着拆掉我在你的衬衫領子上縫的綫吧，是不是？你解开上衣的鈕扣讓我瞧瞧！”

湯姆脸上不安的神色馬上消失了。他解开了上衣。衬衫領子还是縫得好好的。

“怪事！好吧，去你的。我还以为你准是逃了学去游水去了。可是我原諒你，湯姆。我看你就和俗話說的燒掉了毛的猫那样——并不象外表那么坏。可也就只这一次。”

她一方面为了自己的机智落了空而难过，一方面又为了湯姆

居然也有这么一回破天荒的听话守规矩的行为而高兴。

可是席德尼<sup>①</sup>说：

“哼，我好象记得您缝他的领子是使的白线，可是现在是黑的。”

“唔，我的确是使白线缝的呀！汤姆！”

可是汤姆没有等到听完后面的话就走了。他走出门口的时候说：

“席第<sup>②</sup>，这可要叫我揍你一顿才行。”

汤姆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把他插在上衣翻领上的两根大针仔细看了一阵，针上还缠着线——有一根针上缠的是白线，另一根缠着黑的。他说：

“要不是席德多嘴，她根本就不会看出来。他妈的！有时候她使白线缝，有时候又使黑线缝。我真希望她干脆老使一种线才好——换来换去我简直弄不清楚。可是我赌咒非揍席德不可。我得教训教训他！”

他不是村里的模范儿童。不过他对那位模范儿童知道得很清楚——并且还很讨厌他。

不过两分钟的工夫，甚至还没有那么久，他就把他的一切烦恼通通忘记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烦恼对他不怎么沉重和深切，比大人的烦恼对大人的影响轻松一絲半点，而是因为有一种新的强烈的兴趣压倒了他的烦恼，暂时把它从他心里撵出去了——正如大人在新奇遭遇的兴奋之下，也会忘记他们的不幸一样。这种新的兴趣是吹口哨的一种宝贵的新奇妙法，他刚从一个黑人那儿学了来，满心想要练习练习，不叫别人打搅。那是一个特别的象鸟儿叫的音调，是一种流畅的婉转的轻柔调子，在吹奏的时候把舌头断

① 席德尼就是席德，后者是前者的简称。

② 席第是席德的变音。

断續續地抵着口腔的頂上就可以发出来——讀者只要曾經是一个小孩，或許还記得那是怎么吹法。湯姆練得很勤，又很用心，所以不久就学到了妙訣，于是他迈着大步沿街走着，嘴里吹得溜溜轉，心里說不尽的高兴。他的感覺很象一个發現了新行星的天文家的感覺那样——不消說，要是以那股强烈、深沉和純粹的愉快勁儿而論，那还是这个孩子胜过天文家。

夏天的下午是很長的。这时候天还没有黑。湯姆突然停止了口哨。一个陌生的角色来到了他面前——那是一个比他稍大一点的男孩。在圣彼得堡这个可怜的不象样子的小村子里<sup>①</sup>，凡是一个新来的人，无论年龄和性别怎样，都是很能引起好奇心的。并且这个孩子又穿得講究——在一个并非星期天的日子穿得那么講究是很特別的。这簡直是令人惊奇。他的帽子很漂亮，他那件扣得很紧的蓝料子短上装又新又干净，褲子也是一样。他还穿着鞋——那才不过星期五哩<sup>②</sup>。他甚至还打着領帶，那是很漂亮的一条緞帶子。他摆出一副城里人的神气，这簡直使湯姆嫉妒得要命。湯姆瞪着眼睛瞧这个了不起的角色，越瞧他就越把鼻子翹起，看不起他那身漂亮衣服，同时他又觉得自己身上穿的好象是越来越显得寒儉。两个孩子都不做声。这一个走动一下，另外那个也走动一下——可是都只横着步轉圈子；他們始終是面对面，眼对眼。后来湯姆說道：

“我能揍你一頓！”

“我倒想看你試一試。”

“哼，那我就可以揍給你看。”

① 这个地方的大小是介乎村与鎮之間的，所以一时被称为村，一时又被称为鎮。二者之間并无明确的界限。

② 湯姆和一般男你除了星期天而外，平日是赤脚的。

“不行，你就是不行。”

“我就行。”

“不行，你不行。”

“我行。”

“你不行。”

“行！”

“不行！”

很不自在地停了一陣。然后湯姆說：

“你叫什么名字？”

“這也許是你管不着的事情。”

“哼，我敢說我就偏要管管看。”

“好，誰叫你不管呢？”

“你再說那么多廢話，我就要管。”

“偏要說——偏要說——偏一要說。看你怎么样！”

“啊，你覺得自己怪漂亮，是不是？我把一只手捆在背后，就可以揍你一頓，只要我願意的話。”

“那么，你怎么不那么办呢？你说你能那么办呀。”

“哼，你要是老給我开玩笑，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啊，是呀——你这种人我見得多了，都是弄得下不了台。”

“你別美！你自己覺得怪不錯，是不是？啊，这頂帽子可漂亮呀！”

“你要是看着不順眼，那也只好干瞪眼。我看你敢不敢把它敲下来——誰敢，誰就得挨揍。”

“你是个吹牛的家伙！”

“你也是。”

“你光会吹牛，跟人家打嘴仗，可是光說不干。”

“噢——滾你的蛋！”

“他媽的——你要是老說這些冒失話，我就要拿石头砸你的狗腦袋。”

“啊，當然你会敢哪。”

“哼，我就敢。”

“那么，你为什么不动手呢？你老說空話干么？你为什么不动手呀？就是因为你害怕。”

“我才不害怕哩。”

“你害怕。”

“我不怕。”

“你怕。”

又歇了一会，他們俩彼此又瞪了一陣眼，側着身子互相撞了一陣。后来他們肩碰肩了。湯姆說：

“你滾开这儿！”

“你自个儿滾！”

“我不滾。”

“我也不滾。”

于是他們站住了，各人把一只脚斜过来，站穩了架勢，兩人同时使劲撞，彼此怀恨，凶狠地互相瞪眼。可是誰也撞不过誰。他們斗了一陣之后，一直斗得渾身发热，滿臉通紅，各人才仔細提防着把勁头松下来，然后湯姆說道：

“你是个胆小鬼，是個小狗。我要到我大哥哥那儿去告你，他只要拿小指头就可以揍你一頓，我一定要叫他来收拾你。”

“你当我怕你那大哥哥嗎？我有个哥哥比他还大——并且还不光只大，他还可以把他掀过那道围墙哩。”（两个哥哥都是捏造的。）

“那是撒謊。”

“真的就是真的，你說是撒謊也白說。”

湯姆用大脚趾在地下的灰土里划了一条綫，他說：

“你敢走过这条綫，我就要把你揍得站不起来。誰敢，誰就得倒霉。”

那个新来的孩子馬上就跨过去了，他說：

“是你說的要干，那麼咱們瞧瞧你真干起來吧。”

“你可別再逼我；你最好是當心點。”

“哼，你自個兒說的要干嘛——你怎么又不干呢？”

“他媽的！你哪怕只給我兩個銅子兒，我就准干。”

新來的孩子從口袋里掏出兩個大銅板，顯出譏諷的神氣伸出手來。湯姆一下就把銅板打到地下。兩個孩子馬上就在土裡翻來復去地打滾，象貓兒似地扭成一團；他們打了一分鐘的光景，互相揪头发和衣服，使拳头在鼻子上捶，拚命地抓，都弄得渾身是灰土，也渾身是威風。後來這一陣混亂很快就見出分曉了，湯姆從戰雲中露出頭來，他騎在新來的孩子身上，使拳头狠狠地打他。

“你說‘饒了我吧！’”他說。

那孩子只顧掙扎着想脫身。他在哭——主要是由於憤怒。

“你說‘饒了我吧！’——湯姆還是繼續在捶。

後來那個陌生的孩子憋住氣勉強說了一聲“饒了我吧！”湯姆才把他放开，說道：

“好吧，這總可以給你一頓教訓。下次你最好是當心點，看你是跟誰打哈哈。”

新來的孩子拍着身上的灰土，哭哭啼啼地走開了，偶尔回過頭來望一望，搖搖頭，吓唬着說“下次再碰上”的時候，就要怎樣地對付湯姆。湯姆一聽這話，就說了些譏笑的話回敬他，然後非

常得意地走开，可是他刚一转身，那新来的孩子就拿起一块石头，扔过来打中汤姆的背上，马上就逃跑了，他跑得象一只羚羊那么快。汤姆把这个坏蛋一直追到家里，结果才知道了他住的地方。于是他在大门口站住，呆了一会，叫他的对手出来较量较量，可是他的对手只躲在窗户里面向他做怪脸，不肯出来。后来对手的母亲出来了，她骂汤姆是个坏心眼的、下流的野孩子，叫他滚开。于是他就走了，可是他说他一定要找个机会再收拾那孩子一顿。

那天晚上他回家回得很迟，他提心吊胆地从窗户里爬进去的时候，一下子发现了埋伏，原来是他的姨妈在守候着他。一看他的衣服弄成了那个样子，她原来打算在星期六的假日<sup>①</sup>把他扣留下来做苦工的决心就成为坚定不移的主意了。

## 第二章

### 光荣的刷墙手

星期六早晨来到了，整个的夏季世界是光明灿烂、生气勃勃、洋溢着生命的气息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歌，如果是年轻的人，歌声就从嘴里唱出来了。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喜色，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活力。刺槐正在开花，空中弥漫着花香。村庄外面高出的加第夫山上草木长得很茂盛，遍山是青的，它与这个村庄的距离恰好不远不近，正象一片“乐土”，梦一般的境界，安闲而诱人。

汤姆出现在人行道上，手里提着一桶灰浆，拿着一把长柄的刷子。他把围墙打量了一番，满心的欢乐都跑掉了，一阵深沉的忧郁

<sup>①</sup> 当时美国的小学是每逢星期六整天放假的。

籠罩了他的心灵。木板的圍牆有三十碼長，九呎高。他似乎覺得生命空虛起來了，生活簡直成了一種負擔。他叹了一口氣，把刷子蘸上灰漿，順着頂上一層的木板刷過去；然後又重複這個動作；然后再做一遍；他把刷過的那渺小的一條和還沒有刷的那一望無邊的圍牆比了一比，就在一只木箱上垂頭喪氣地坐下了。吉姆提着一只洋鐵桶，從大門口跳跳躂躂地跑出來，嘴裡還唱着“布法羅的姑娘們”。從前在湯姆的心目中，到公用放水站那兒去提水一向是討厭的工作，現在他可不是那麼想。他想起了水站那兒有不少的同伴。那兒經常有許多白種的、混血的和黑種的男孩和女孩們輪班等候，大家在那兒休息、交換玩物、吵嘴、打架和胡鬧。他還想起了水站雖然只離着一百五十碼遠，吉姆却從來沒有在一個鐘頭以內提回一桶水來——就連這樣，通常還得有人去催他才行。湯姆說：

“喂，吉姆，你來給我刷点儿牆，我去提水吧。”

吉姆搖搖頭說：

“不行，湯姆少爺。老太太，她叫我非得趕快去把水提來，路上不許站着跟人家打哈哈。她說她猜着湯姆少爺恐怕會要叫我刷牆，所以她就叫我一直去干自己的事——她還說她要親自來看看你刷牆哩。”

“啊，你可別管她說的那一套吧，吉姆。她老是愛那麼說。把水桶給我——我一会儿就來了。她哪會知道。”

“啊，我可不敢，湯姆少爺。老太太她會揪住我的腦袋把它擰掉。她真會那麼干。”

“她呀！她從來不揍人——也不過是拿頂針在頭上敲一敲——誰怕她這個，我倒要問你。她光是說得凶，可是說是說不傷人的——只要她不哭，就沒什麼關係。吉姆，我給你個好玩意兒吧。我給你個大大的白石頭彈子！”